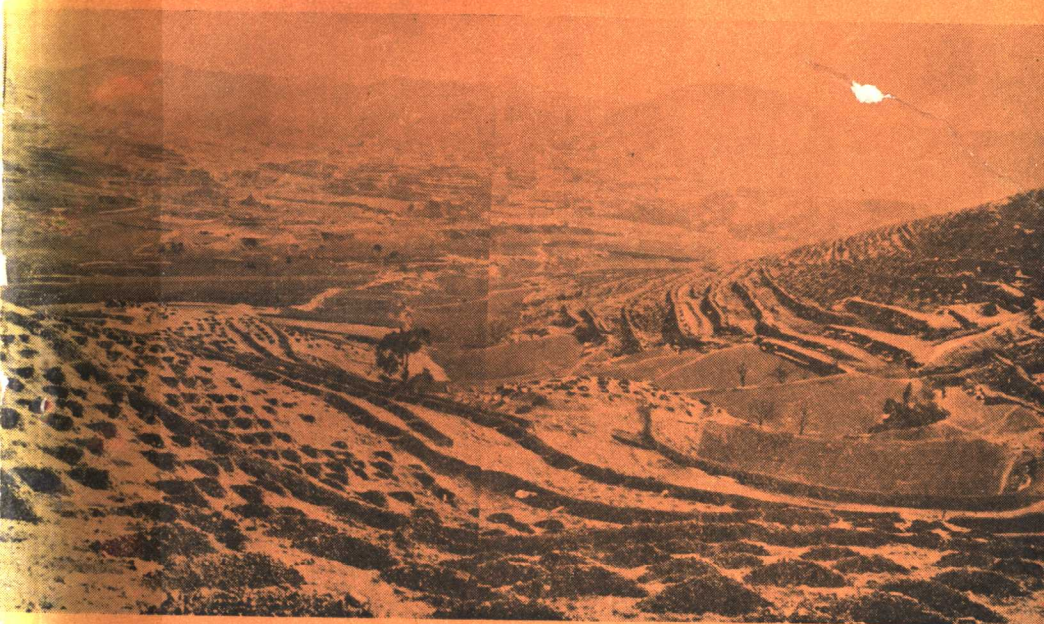


-2

举起万只手 驯服千座山

河南省禹县水土保持工作典型經驗

中共河南省禹县县委员会著



农业出版社

举起万只手 馴服千座山

河南省禹縣水土保持工作典型經驗

中共河南省禹县县委员会著

农 業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中共河南省禹县县委编写的有关水土保持工作典型經驗的一本書。他們总結了当地水土保持工作的丰富經驗和重大成就，并十分生动地描述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向自然并进的革命干劲和英雄气概。

禹县又名小禹州是河南中原的一个县份，地处伏牛山系，是个浅山区。这里物产丰富，人民坚强勇敢，以盛产药材而著名。近几年来禹县的水土保持工作成績也是名聞全国的。由于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改变了禹县的面貌，特别是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全县人民遵照“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方針，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起革命干劲，百日内馴服了913座高山和131条河流，治理了86万亩荒山，五年計劃，提前完成。治山的成績是巨大的，从而保証了一次降雨400公厘水不下山，做到：“山上一片青，山下一片明，天上不下雨，五谷保丰登。”今年小麦全县亩产464.8斤比1957年亩产118斤增加2.9倍，菜籽山頂上也飞上了水稻。

由于禹县山区建設的飞跃發展，推动了全县政治經济文化教育全面的大跃进，这是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組織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結果。也是他們建設繁荣幸福新山区成功的首要关键。

本書内容丰富生动，不但有精湛的技术措施，而且有可貴的思想政治领导經驗，还有若干圖片和詩歌，文字通俗，是农村工作干部学习参考的良好讀物。

举起万只手 馴服千座山

河南省禹县水土保持工作典型經驗

中共河南省禹县委员会著

*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总布胡同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6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850×1168 1/32·3 5/8 印張·擇頁1頁·96,000字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7) 0.39元

統一書号：16144.378 58.10.京型

目 录

第一部分 自然概况	(5)
发动群众在一年内治理好荒山的规划	(8)
第二部分 成绩效益	(14)
一、贫瘠土地出高产,丰收“卫星飞上天”	(19)
二、荒山变成了“万宝山”	(21)
三、两利结合,收益更多	(22)
四、改变了面貌,增添了新人	(23)
五、沟河变样,一劳永逸	(24)
六、穷村变成幸福村	(25)
七、增加了社会财富	(25)
八、荒山成了文化山	(26)
九、工厂星罗棋布,烟囱满山林立	(27)
十、合作化更加优越了	(27)
第三部分 工程措施	(28)
一、治坡工程	(28)
鱼鳞坑 水平线 等高带种 截水沟 截水槽 挖穴植树 雁翅截水埂 排水渠 稳水池 澄沙池 蓄水池 等高护坡林	(34)
二、治沟工程	(34)
沟头防护 二道坑 开沟 谷坊 淤地壩 沟底防冲林 小型水库	(37)
三、田间工程	(37)
地边埂 土埝 水窖 水塘 连成梯田 缓成梯田 壟作区田 田间淤池	(42)
鳩山和茶坪山的新面貌	(42)
第四部分 治山经验	(49)
一、要改造大自然,必须首先改造思想	(49)
二、認真作好规划,解放思想,敢想敢干	(51)
三、发现先进,培养先进,推广先进	(54)
四、全民大协作,团结治山水	(55)
五、加强技术指导,大力培养技术人才	(56)

第五部分 全面大跃进	(59)
禹县小麦丰产經驗总结	(59)
共产主义高等教育的新萌芽	
——介绍禹县邬山红专大学	(68)
国家事情群众办,五年任务一月完	(80)
千户小乡建百厂,工业农业双丰收	
——介绍禹县方山区三古洞乡大办地方工业的經驗	(87)
組織社会主义大协作是实现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保障	
——介绍禹县以治山治水运动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几点經驗	(94)
征服荒山的姑娘	(102)
治理荒山的尖兵	(106)
第六部分 高举总路綫的紅旗,建設繁荣幸福的新山区	(109)
附: 河南省禹县山区建設示意图	

第一部分 自然概况

禹县地处河南伏牛山区,丘陵起伏,溝壑縱橫,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渐低下,变化较为复杂;西、北、南三面群山环绕,是个浅山区。全县总面积 2,236,983 亩 (1,490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 627.3 平方公里,丘陵区 202 平方公里,平原区 660.7 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 1,311,572 亩,荒山面积 86 万亩(包括斜坡 230,989 亩)。土地类型,計有梯田 275,281 亩,坡耕地 84,415 亩,川台地 59,060 亩,丘陵地 383,910 亩,土地 508,906 亩。土質复杂,耕地土質:紅粘土 399,498 亩,占 30%;白山土 266,322 亩,占 20%;黑蘆土 399,498 亩,占 30%;黃油沙土 133,166 亩,占 10%;赤金土 133,166 亩,占 10%。荒山土質:黑蘆土 432,714 亩,占 70%;沙土 185,449 亩,占 30%。全县 134,577 戶,663,036 口人,其中男 340,993 口,女 322,043 口。总劳力 308,055 个,其中男 162,560 个,女劳力 145,495 个。境内共有大小山头 913 座。最高的西大紅砦,拔海 1,400 公尺,一般山峯拔海 600—800 公尺。大小河流 131 条。最大的是潁河,長 59.5 公里,流域面积占境内面积 904 平方公里,其次是蘭河、涌河、高底河等。

地势由西向东傾斜,一般坡度为 25—35 度。無霜期 210 天。雨量分布極不均匀,最大的 911.5 公厘,最小的 241 公厘。常年介于 500—700 公厘。降雨大部分集中在汛期的 7、8、9 三个月之間。据 19 年間的不全資料記載:雨量最大的 7、8、9 三个月,雨量为 150 公厘,而最小的 12、1、2、3 各月,仅有 10 公厘上下;个别特大雨量月达 550 公厘,特小月为零。月雨量比較突出的 1931 年,达 214 公厘,其次 1952 年达 160 公厘。按一次降雨量計算,最大的 1952—1953 年每小时降雨达 50—70 公厘。随着雨量,气候的变更,蒸發量亦有一定的改变。根据白沙,逍遙觀的測量,在 5—9 月之間,月平均

气温約 16—30 度，蒸發量約为 90—120 公厘，年蒸發量約在 900—1,350 公厘。一年中气温高低相差甚巨，最高者达 43.4 度，最低者近零下 10 度。相对温度，7、8、11 月之間差別較大，一般在 60% 左右。風向除 6、7 月間有南和东、南、西南風外，其余多为东北、西北或北風。風力秋季达八級，一般風力在 1 至 2 級之間。

山区具备着發展多种經濟，工农业生产的許多有利条件。土地广闊，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各种作物如小麦、玉米、棉花、薯类、烟叶等生長良好。荒山面积大，一般荒山土多石少，土層厚，土質好，是个很大的天然牧場；宜發展林、牧業和葯材等生产；山谷、山泉、河流多，水源潜力大，具备着兴修水利的天然条件。各种矿藏量很大，金、銅、煤、鋁、鉄最多。总之，山区資源丰富，潜力無穷，前途無限。禹县群众有优良的革命傳統，有刻苦勤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建設山区中必然会發揮巨大的作用。

由于解放前長期遭受着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統治者的剝削压迫，群众生活十分贫困，長年流离失所，难以度日，所以根本談不到改变自然，改变荒山面貌。因而水土流失相当严重。群众中流傳着这样的話：“山区灾难三不收，怕風、怕旱、怕水流”。丰富的宝山，变成秃嶺，肥沃的川台地，变成深大的溝壑，淺易窄用的利河，变成寬床水淺槽深的害河，地高水低，利用困难，風雨失調，气候無常，因而常常發生“先旱后澇，先澇后旱，旱澇交錯”，給广大群众帶來了很大的自然灾害。

根据县志記載，从 1075 年至 1949 年的 874 年間，發生特大自然灾害达 90 余次，其中水旱灾害占 70% 以上。1690 年，清康熙 34 年水旱灾害相連五年，傳染病到处流行。国民党統治的 37 年中灾害更是逐漸增加，平均三年即有一大灾。如 1942 年大旱时，全县逃荒的有 49,850 戶，133,350 人，其中全家逃荒的有 9,583 戶，45,000 人，因灾被餓死的有 21,847 人，卖兒女的有 9,583 人，死絕的 2,397 戶，6,557 人。最惨痛的是尚溝乡东山關村农民苏祥，全家 7 口人，餓死了 5 口，卖了兒子，餓得將絕命时，把自己快要餓死的亲女兒杀吃了。解放前人民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县志中对过

去的灾荒曾这样的写道：“途有餓殍，肉無幸存，尽为飢民刮食，市有詐称牛馬肉售者”。“夏無麦，秋無黍，冬大飢，人相食”。

解放后，山区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使山区面貌有所改觀。但在小农經濟的束縛下，要想徹底消灭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不可能的。合作化后給大規模的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条件。但如何搞？搞什么？依靠誰搞？尚缺乏足够的經驗。如开始由于治溝不治坡，治下不治上，結果每年冬天都要花很多劳力修复汛期被冲毀的石堰与耕地，得不偿失；修来修去仍不能减少自然灾害的襲击。据1957年的統計，全县仍冲毀石堰139,000多丈，耕地2万多亩，約需150万个工才能修复。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虽然每年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但耕地面积还是逐年减少，产量逐年下降。正如群众所說：“山区灾害三不收，怕風、怕旱、怕水流”，“雨前干旱雨后冲，年年修堰白搭工”。

1956年8月，省山区工作會議后，明确了建設山区的工作方針、任务，使禹县的水土保持工作，在合作化的高潮推动下，进入了新的阶段。县、区、乡、社均成立了山区规划委员会，确定專人負責，并恢复了山区四个区的建制，从而加强了山区工作。一面發動群众，全面制訂生产规划；一面組織代表团到山西省大泉山參觀學習；之后，分別选择了尚溝、薛溝、書堂函嶺、陈庄等八个重点摸索經驗。大約半年的时间，尚溝的菜坪山、薛溝的鳩山治理成功了。通过了汛期考驗。1957年7月6日至25日菜坪山降雨七次，共437.3公厘，其中7月10日上午5时至9时20分一次最大，降雨147.9公厘，整个山坡基本上沒有發生徑流。薛溝鳩山治理后，在同时期降雨8次，降雨量为410.6公厘，其中一次大雨在不足8小时內降雨122.2公厘，水势之大，百年少見，都被全部消灭在山上，根本沒發生徑流。所有工程完整無損，有些工程內的积水，还不及工程容量的五分之二。整个工程完全起到了水不下山，土不出川的作用。

实践的結果，使全县山区人民深刻的体会到：开展水土保持是發展山区生产的生命綫，是發展巩固合作化事業，保証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陣地，是农民由貧困走向富裕生活的根本保証，也是徹底改变

“又穷又白”的落后面貌，迅速发展农、林、牧业的有效措施。山区人民的结论是：“保水保土如保命，治山治沟如治家”。

禹县县委抓住了群众这一迫切要求，認真总结了尙溝、薛溝两个乡的治理經驗，根据“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的集中治理，連續治理，綜合治理，溝坡兼治，治坡为主”和“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方针，修訂了“五年計劃一年完成”的宏偉計劃。

发动群众在一年內治理好荒山的规划

解放前反动統治时期，群众無力治山，每逢暴雨，泥沙俱下，冲压良田。据調查，因灾不能耕作的梯、台田达 13 万亩。每年冲坏堰 13.9 万丈，冲坏地 13,000 多亩，减产粮食 160 万斤，修复需工 88 万个。水灾如此，旱灾也非常严重。因而山区群众有“山区灾难三不收，怕風、怕旱、怕水流”的說法。

解放后，特别是近一年来，山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治理了荒山 11.55 万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77.5 平方公里，使山区的面貌有所改观，但这仅是建設山区的开端。

为了彻底改变山区面貌，免除河流下游灾害，在 1957 年 11 月全县水利工作會議上，进行了大鳴大放大辯論，討論了不治山行不行？早治好还是晚治好？治山治河要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国家等問題。县委首先做了自我檢查，經過展开批評与自我批評，具体进行了摸情况、算細帳等办法，制定水利建設的初步规划如下：到 1958 年年底，把原定在第二个五年計劃中治好荒山的任务，改变为在一年內全部完成。口号是：全县人民动员起来，以兩万五千里長征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到 1958 年年底完成全县 913 个山头。其具体所需要完成的治山工程如下：

魚鳞坑 1,600 万个，水平綫 180 万丈，水窖 1 万个，池塘 5,375 个，植树 18 万亩等治坡工程，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217.6 平方公里；修建小水庫 100 座，淤地壩 250 座，谷坊 19,197 座等治溝工程，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77.3 平方公里；修整地边埂 635,000 亩，緩成梯田

15,000 亩等田間工程,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44.3 平方公里。以上共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366.2 平方公里。

全部治理后,可使一次降雨 200 公厘全部控制在山上,做到水不下山,土不出川。可使全县河流每年的徑流輸出量由 4.18 亿公方(按 1933 年較大雨量計算),减少到 2.245 亿公方。到 1959 年年底,可使全县各河流的徑流量减少到 0.9 亿公方,同时潁河徑流量則由 2.5 亿公方,减少到 0.54 亿公方。

此項工程完成后,对山区和平地的兴利除害效益很大:

(1)减少了土地冲刷。由于控制了山水,可使 143,000 亩土地不受冲刷。每年可多收粮食 2,150 万斤,折款 150 万元。

(2)治理后,將雨水全部控制在山上,减少了河流的徑流輸出量,可使下游免除水灾危害,并保证了农业增产。

(3)治理后由于山上蓄水保土,增加了土壤含水率,提高了地下水位,可以解决 17 个乡的吃水困难,并可以发展井灌。

(4)节省了大批每年修复工程的劳力。全县每年冲坏堰 139 万丈,修复需工 88 万个。治理后如果將节省的这些劳力投入副业生产,每人按收入 0.5 元計,每年可多收入 445,000 元。

(5)扩大了耕地面积。过去的荒坡和溝川治理后都可以种植庄稼,按扩大耕地 5 万亩計,每亩按最低产量 100 斤,每年可多收粮食 500 万斤,折款 35 万元。

(6)扩大了水浇地面积。山区完成上述水库、水窖、池塘等工程后,可扩大水浇地 17.8 万亩,每亩增产按 80 斤計,每年可多收粮食 1,424 万斤,折款 99.68 万元。

(7)在扩大山坡上的魚鳞坑、水平綫中实行农林混作,魚鳞坑每个收粮按 2 兩計,每年可收粮 94 万斤。每年共可收粮 2,945,000 多斤,折款 200,064 元,数年之后退耕还林收入将会更多。

(8)增加了副业收入。首先在养魚方面,小水库可养魚 150 万尾,每尾每年按一斤計可收入 150 万斤,每斤以 0.3 元計可收入 45 万元。其次計划造經濟林 5.4 万亩,数年之后就会有很大收入。

(9)山坡因水多草盛,增加了白草收入,解决了牲畜飼草困难。全

县荒山 86 万亩，每亩每年以收白草 100 斤計，共可多收白草 8,600 万斤，每斤以 0.015 元計，折款 1,290,000 元。

以上初步計算粮食增产，节省修复劳力，增加副業等項收入，每年共可多收入 4,773,000 元（不包括林業）。治理全县荒山共需工 3,899,000 个，每个按 0.8 元計算，折款 3,117,000 元；修理工具、購買材料等需投資 77 万元（預計），兩項共計 3,887,000 元。收支相抵，还余 876,000 多元。也就是說，在大力發动力力財力进行治山的情况下，到 1959 年山区群众每人还可增加收入 5.8 元。治山之后，長期收益則会更大。

上述任务一年是否能完成呢？我們有百倍的信心能够胜利完成。其原因是：

第一、在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上，采取了加强领导，多点試办，边試办边推广的办法。1958 年开始就选择了八个試点，通过組織學習和参观，以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試点与鋪开的过程。全县 60 个山区乡中，已有 56 个乡有了大小不等的水土保持工程，共治理了 56 个山头，干部和群众都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同时，重点工程經過 1958 年汛期考驗，控制了雨量 200 公厘，使水不下山，土不出川，并防止了历年塌堰冲地所造成的灾害，保证了粮食的增产。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对治山的認識，提高了对治山的信心。在八个試点中，由于有了水土保持工程，就保护了 3 千多亩农田不受冲刷，节省了 4 万多个修复殘堰，扩大了 300 多万亩耕地面积，在 1958 年三个月不下雨的情况下，山上还收获了各种作物。計算 8 个点治理后的当年收益就超过当年治山中所投工、投料的費用約 21,000 元。可見搞好山区水土保持工程，当年就可大获其利。因此，山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治山决心和信心很大，体会到水土保持是發展山区經濟的中心环节。这就成为我县广泛發动群众治山的基础条件。

第二、圓滿的解决了劳力問題。过去是籠統按山区总面积来进行治山规划，往往感到山大入少，劳力不足，规划也只能规划五年、七年。我們采取了依靠基層干部細摸荒山情况的办法，实际需要治理的荒山面积并没有这么多。因此，改变了按总面积定任务的办法，具

体計算各乡实有荒山及勞力情况,發現丘陵区每个勞力只有 0.66 亩荒山,淺山区每个勞力也只有 3 亩,这两类地区,不仅一冬、春能治完,还能同时搞水利建設。深山区每勞力有 13 亩荒山,但各乡也有不同情况,有些乡封山育林的面积大,再加上牧坡水土保持工作量小等条件,一冬、春也能治完。全县只有十几个乡需要二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治完,这可以發动和組織平原区勞力进行重点支援。薛溝乡治了鳩山后,在該乡下游的赵溝乡,1957 年有 250 亩地不仅未被冲坏,而且在大旱的情况下获得丰收。这部分地过去年年有一半不能收成,最好的年景也只收 27,000 多斤粮食,1957 年却收了 55,000 斤。所以發动乡乡支援、平原支援山区治山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全县水利會議上由于大家体会到这一点,平原地区就自动报名 6,000 人,現在已組織了一万多人上山支援山区群众治山。在工程方面,我們也根据已有的实际經驗,細算了一下勞力帳。每治一平方公里荒山需工多少个,修小水庫每个需工多少个,整修加高梯田每亩需工多少个,规划工程共計需工多少个,山区有治山任务的有多少个社,共有勞力多少个。如此計算,我們抽出勞力的 60%,在 1957 年冬和 1958 年春做 100 天工,就可以完成治山任务。应当指出,这样大力治山,并不是比山区群众每年負担的劳动过分繁重,因为山区群众在“雨前干旱雨后冲,年年整修白搭工”的情况下,要花費很多勞力去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断堰殘田。如 1957 年汛期雨水过大,計冲坏石堰 13.9 丈,耕地 1.2 万多亩,約需工 150 个才能修复。如果把这批力量用之治山,就可以治理很大面积的荒山,而且可以保住下面田堰不再受破坏,勞力不再被浪費,轉變被动局面为主动局面。尚溝乡菜坪山的治理效能就是如此。該乡菜坪山的洪水,于 1956 年冲坏堰 120 道,花 24 万工修复,1957 年治理后,仅坏了兩道小口,几个工即修复了。鄰近的銀洞山 1957 年又冲坏下面 87 道堰,需 14 万工才能修复,而治銀洞山則需 12,000 工。在水利會議上深入討論了这問題,算了細帳,大家才恍然大悟,一致感到必須集中力量治山,变被动为主动,跳出老圈子。

第三、依靠群众,加强对运动的具体领导。我們本着全党重視,書記动手的精神,在县扩干會議后,县、区、乡、社均成立水利委员会,

由書記任主任，縣委書記、縣長、縣委委員共 13 人帶領 754 名幹部都上了山。在工地上辦公，和群眾一起挖坑抬土，發現問題，研究辦法，解決問題。就地寫通報，發指示，召開緊急戰地會、電話會、介紹經驗、表揚先進，推動運動全面深入的發展。如縣委副書記王世欣同志在方山區同群眾一起勞動，發現涌泉河流域規劃不具體，開工的地方技術跟不上，工地無廁所丟肥很多，物資供應不夠及時等問題，立即抽調了 2 名技術員，8 名幹部，親自帶領深入流域各處，經過調查研究，訂出改進的計劃，接着就地召開了 16 個鄉的支部書記會議，把問題逐一解決。並且組織縣各經濟部門領導幹部上山下工地，邊干邊看，听听群眾反映，看看工地需要。因而及時供應了鋼鐵、洋灰 69,466 斤，工具 17,126 件，樹苗 15 萬棵，樹種 32,000 斤，火藥 2,400 斤，蔬菜 6 萬斤。商業部門送貨上山 478 次，上山理髮工人 20 個，鐵匠 72 人，補鞋匠 14 人。縣委委員王清達同志發現古城鄉同無梁鄉因修水庫爭水鬧糾紛，很快就同技術員和幹部老農座談，合理分配了水源，雙方滿意，工程進度很快（在工程飛快的進展中，同時也注意了安全措施）。

在工作中，充分地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能解決水利建設的物力、資金、勞力和技術等方面的困難。事實證明，只要把興修水利的工程和群眾利益密切結合起來，把水利建設水土保持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群眾就能發揮出巨大的力量。南紫的群眾說：“治荒山、辦水利是自己的事，天大的困難也不怕”。褚河等鄉的群眾提出：“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物出物，有計獻計”。全县不完全統計，群眾已投資達 19 萬元，料共達 159,000 件，工具 16,031 件。合理化建議後，人人獻計達 3 萬余條。平地支援山區的勞力共 10,688 人，去的人都是年青力壯，思想堅定，家庭滿意，個人自願。在技術方面，群眾也有很多創造。在領導上除組織了五個輔導團外，主要是層層抓重點，做樣子，做出樣子和群眾一起討論，邊做邊學，把技術讓廣大群眾掌握。全县共組織 5 千余人到尚溝、薛溝參觀，共培養出 5,557 名技術員，用這些辦法解決了在運動開展後廣大群眾缺乏技術的困難，保證了工程進展的速度。

不能滿足于一时的思想發動，要經常进行思想教育，把治好荒山、兴修水利的一股勁，自始至終堅持不懈。教育的方法，在乡社結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大辯論，在工地上主要是抓紧評比竞赛，就地辯論。同时注意發動群众修訂原有规划不合理部分和保守部分。并帮助各乡社找到生产大跃进的門路，保證全县在 1958 年达到水澆地 106 万亩，每亩年产 456 斤，做到乡乡有千斤社，社社有千斤队，爭取十年内亩产 800 斤。1958 年县委拟召开兩次建設社会主义新山区的积极分子大会，总结經驗，獎勵模范，把水土保持运动坚持下去。

从开展运动以来的情况証明，工程进度發展很快。全县已在 14 天内，已施工的水庫 82 座，完成修复的水庫 24 座，完成谷坊 2,329 座，池塘 74 个，水窖 25 个，魚鳞坑 136 万多个，水平溝等工程 446,000 多丈，梯田等田間工程 27,749 亩，植树造林 29,178 亩，其它工程 10,498 亩。上述共完成治理面积 106.5 平方公里，占計劃一年治完全县 366.2 平方公里荒山任务的 30%。

第二部分 成績效益

禹县 67 万劳动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水土保持为中心改造大自然运动,一直向前蓬勃的發展着。特别是 1957 年下半年,经过全民性的整風运动之后,广大群众和干部在“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解放了思想,树立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風格,以愚公移山的决心,排山倒海的声势,向 913 个山头,發起了全面圍攻。其声势之大,真是千軍万馬,地动山搖,气吞宇宙,波浪壯闊。在万馬奔騰的工农业全面大跃进的浪潮里,规模巨大的水土保持运动一馬当先,冲破了一切陈規陋習,創造了惊天动地的奇跡。

运动中,群众情緒十分高漲,参加治山治水积肥的劳力占全县劳动力的 95%,有时百分之百,“滿山遍野,人山人海,白天遍地区,夜晚遍地灯”,真正做到了“队队有活动,戶戶無閑人”,“家家治山,人人治水”。斗争的頑强性史無前例。方山区青年妇女郭仙、李棉妮为了治山、治水推迟結婚,說:“为了把山治,延期不結婚,荒山治好后,再渡幸福春”。書堂乡提出:“山硬硬不过决心,山高高不过脚心”,“千难万难,难不住合作社社員;千苦万苦,为了今后幸福”。薛溝乡提出:“沉香劈山为救母,我們治山为人民”。庄溝乡提出:“雄赳赳,气昂昂,上山如过鴨綠江,鋼銑就是我們的刀,鏟头就是我們的槍,洪水好比美国鬼,坚决消灭在山上”。于庄乡提出:“战鼓咚咚震山河,治山民工賽諸葛,白天攻打边陡崖,夜晚智取緩山坡”。南寨乡山坡治理后,又轉向了千窖、百塘运动,他們的口号是:“一窖百斤粮,冬閑变冬忙,水窖打的多,山水不下坡”。全乡現已打父子窖 41 个,夫妻窖 43 个,兄弟窖 32 个,姐妹窖 37 个,合作窖 65 个,师生窖 24 个,跃进窖 45 个。民工們、送貨員們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必,在工具把柄上、灯

籠上、貨箱上、扁担上都寫有：“一股勁把山治好”，“快馬加鞭治完荒山”之類的標語口號。在數九天寒，地凍河封，滴水成冰時日里，英雄們仍不避風雪，不畏嚴寒向崇山峻嶺，向深溝荒山，向平原窪地進軍。有的因石硬、土凍，手都被震破了，勸他們都不肯休息。他們說：“地凍心不凍，天冷心是熱的”，“地石硬手磨爛，鮮血淋漓還得干”。85歲的老人候柱，也參加治山指導技術，賽過老將黃忠。淺井區70多歲的老社員姜永光一天挖六個魚鱗坑，勸他不要挖，他說：“我人老心不老，堅決把荒山治理好”。薛溝鄉軍屬丁玉環、趙國林是一對50歲的老夫婦，他二人爭着上山，并說：“兒子服兵役當英雄，我們治山當模範”。廣大青年男女和復員退伍軍人是一支最活躍的力量。全县共組織青年突擊隊1,227個，命名為“愚公移山隊”、“排山倒海隊”、“劈山填河隊”、“人定勝天隊”、“躍進突擊隊”、“花木蘭隊”、“悟空大鬧天空隊”、“八一”躍進隊，有的還組織“禹王治水隊”。隊員們提出：“要與禹王較量，禹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隊員們治山六過、十三過家門而不入”。有的還組織了黃繼光、劉胡蘭、董存瑞小組表示自己學習革命烈士為革命犧牲的精神，認為在向自然鬥爭中犧牲也是光榮的。這充分表明了禹縣今天的勞動人民不僅作了社會的主人，而且也成了自然的主人，勞動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

全县人民就是以这样堅韌不拔的決心，一股沖天的干劲，經過苦干一冬，大干一春，百日的時間，使913座高山向人民低頭，131條大小河水讓路；治理荒山面積86萬畝，走完了原訂五年治理荒山的里程。真是所向之處，降龍伏虎，異常迅速的在禹縣的整個山區建成了滿天星斗的魚鱗坑，葡萄式坑塘網，串珠式水庫群，珠網鴛鴦渠，真是星羅棋布。共完成魚鱗坑1,131萬個，水平綫116.1萬丈，截水溝31.9萬丈，截水槽27.5萬丈，等高帶耕6,398畝，速成緩成梯田23,492畝，地邊埂76,200畝，堰542座，溝頭防護3,746處，谷坊27,259座，水簸箕6,096個，旱渠2,003條，水庫818座，塘窖14,641個，實現了水庫成群，塘窖滿山。以上工程完成土方21,001萬方，石方1,105萬方，總計蓄水26,961萬方，占全县降雨700公厘，所產徑流45,000萬方的69%，控制水土流失面積1,490平方公里，

比解放以来八年中控制水土面积 44.4 平方公里，增加 32.6 倍。现在站在山上看土地无边，站在山下看黑黄石籠罩滿山。这是 913 个山头治理后的真实写照。随着治山的胜利，在全县又展开了千庫万塘数百眼窖运动，很短时间使水利建设事业趋向新的阶段，水浇地由 60 万亩扩大到 120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91%，其中自流灌溉 106 万亩，实现了水利化，基本上实现了自流灌溉化。1957 年下半年扩大的灌溉面积比 1950 年至 1955 年扩大灌溉面积 240,241 亩，增加 1.5 倍；比 1955 年冬至 1956 年春高潮中扩大灌溉面积 332,775 亩，增加 80%；比 1956 年至 1957 年春反冒进之后，扩大灌溉面积 93,000 亩增加 5.5 倍。不但超过解放八年来的总和，而且超过解放前几千年以来扩大灌溉面积 6 万亩的 9 倍。

治山、治水大跃进，促进了绿化大跃进。解放前全县只约有 8,000 亩残败林，解放后，从 1952 年开始到 1957 年的五年中新造林 80,906 亩，封山育林 21,450 亩，特别是 1958 年春，在水土保持工作的推动下，林业事业发展更加迅速，在“你四兩我半斤，齐向荒山大进军；你一棵来我一棵，集中起来绿化山坡”的口号鼓舞下，全县共献种 64 万斤，献树苗 1,179 株，并出现的千株户 2,427 户，献种百斤户 48,985 户，薛沟乡苦战两晝夜绿化荒山 4,500 亩。由于全县人民 40 天内完成了原计划八年的造林任务，共植树造林 46 万亩，其中经济林 125,000 亩，用材林 192,866 亩，防护林 95,100 亩，其它林 47,000 亩，比历年来造林面积增加 4.8 倍，出现双万亩乡 8 个，万亩乡 9 个、社 10 个，五千亩乡 34 个、社 24 个，千亩社 130 个，万棵户 210 户，双千株户 1,100 户，千株户 15,000 户。全县基本实现了绿化。

现在禹县这块肥沃的土地已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青山。原来的赤壑秃岭变成青沟绿岭，清徹的河水爬上了 913 个山头，摆脱了旱灾害的威胁，达到“天旱地旱苗不旱，雨涝河道不泛滥”。从此山区灾害三不收，怕风、怕旱、怕水流的时代一去永不复返了。群众兴奋地说：“过去人见山发愁，现在山见人低头”，“过去水往低处流，现在水往山上走”。薛沟乡七十多岁的老社员苏丙乾写诗祝贺道：“毛主席领导扎下根，人过幸福山翻身。合作化后力量大，荒山变成聚宝盆。幸福生